

英国部分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
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
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傅有九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是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一种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马 迅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施德端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柳鸣九 主编

· 英国部分 (二) ·

张 玲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中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10千字

1992年元月第一版 199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1-02945-8

I·392 定价:(平)9.70元 (精)14.70元

柳鸣九 主编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 法国部分（全三册）柳鸣九 选编〔已出版〕
俄苏部分（全二册）钱善行 选编〔已出版〕
英国部分（全二册）张 玲 选编〔已出版〕
德、奥部分（全二册）韩耀成 选编〔已出版〕
拉美部分（全一册）陈众议 选编〔已出版〕
日本部分（全一册）高慧勤 魏大海 选编〔已出版〕
美国部分（全二册）钱满素 选编〔将出版〕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

主 编 柳鸣九

副主编 韩耀成 钱善行 张 玲

· 英国部分 (二) ·

选 编 张 玲

目 录

已故上校的女儿·····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著	
	唐 柠译 陆建德校	(1)
海浪·····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吴钧燮 译	(31)
日 中(节选)·····	伊丽莎白·鲍恩 著	
	李自修 译	(275)
长跑少年犯的孤寂·····	爱伦·西利托 著	
	黄水乞 译	(321)
黑暗前的夏天(节选)·····	多丽丝·莱辛 著	
	李自修 译	(369)

英国其它心理小说名著内容提要

露丝·····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425)
密德尔马奇·····	乔治·艾略特	(427)
哲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	罗伯特·斯蒂文森	(430)
道林·格雷的画像·····	奥斯卡·王尔德	(432)
富于幻想的女人·····	托马斯·哈代	(434)
人生历程·····	多萝茜·理查森	(436)
寂寞的深渊·····	拉德克里夫·霍尔	(439)
我是城堡之王·····	苏珊·希尔	(443)

已故上校的女儿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著
唐 柠 译 陆建德 校

· 作者 简 介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 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 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她从小爱好文学, 15岁到英国求学, 此后主要生活在英国, 从事写作。34岁时死于肺病。她是本世纪初具有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家, 著有《在一个德国公寓里》(1911)、《幸福》(1920)、《园会》(1922)、《鸽巢》(1923)、《幼稚》(1924)等短篇小说集。她在创作上深受俄国短篇小说家契诃夫(1860—1904)的影响, 善于捕捉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人际关系, 含蓄而又富有戏剧效果。她又是较早运用近似意识流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意识和潜意识活动的作家。《已故上校的女儿》(1920)就是她运用这一手法的代表作。它在一般叙述过程中, 穿插有自由联想和潜意识活动, 形成时间顺序和空间地位的交错, 使两个长期过着依附生活的老处女丧父之后的怅惘、失落心态纤毫毕现。本篇在我国系首译。

已故上校的女儿

—

接下来的一周是她们一生中最为忙碌的一周。甚至当她们上了床也只是身子躺着休息，而大脑却转个不停：考虑来，商量去，疑惑这，决定那，还要努力回想出来在哪儿干了些什么……

康斯坦西娅像尊雕像似地躺着。她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双脚搭在一起，被单直拉到下巴。她凝视着天花板，说：“如果我们把父亲的大礼帽给门房，你说父亲会在意吗？”

“门房？”约瑟芬不高兴地打断她，“怎么会想起给他？多怪的念头！”

“因为，”康斯坦西娅慢吞吞地说，“他一定常要去参加葬礼。在——在墓地我还发现他仅有一顶硬毡圆帽。”她停了一下，说：“那时我就想，要是给他一顶大礼帽，他会怎样地感激不尽。再说，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件礼物，他对父亲一直很好。”

“但是，”约瑟芬叫着，从枕头上猛地探起身子，目光穿过黑暗瞪着康斯坦西娅，“父亲的脑袋！”突然，她差点儿咯咯地笑起来。

当然，她一点儿也不想笑。这一定是习惯性的。多年前，当她们在夜晚睡不着躺着说话时，她们的床就会摇晃出声的。现在是门房的脑袋，戴着父亲的帽子像烛光一样，一会儿消失，一会儿闪现……。又想笑了，要出声了，她握紧拳头，使劲儿忍住了。她皱着眉头，狠狠地瞅着黑暗处，极为严厉地念着：“记住，切切！”

“我们明天再决定吧。”她说道。

康斯坦西娅一点儿也没觉察出什么，她叹了一口气。

“你说我们应该把晨衣也染一下吗？”

“染成黑色？”约瑟芬几乎尖叫起来。

“还能染成什么色？”康斯坦西娅说，“我在想，我们出门戴孝，衣着整齐，在家里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显得不太表里如一。”

“但是没人看见我们呀。”约瑟芬说。她用力扯了一下被子，结果双脚都露出来了，她只好往上挪动身子，把脚又放回被子里。

“凯特会的。”康斯坦西娅说，“还有邮递员也很可能会看见的。”

约瑟芬想着她的深红色拖鞋，颜色和她的晨衣多协调，想着康斯坦西娅心爱的拖鞋，那种说不出是什么绿的颜色正配她的晨衣。黑色！两件黑色晨衣和两双黑绒拖鞋，蹑手蹑脚向卫生间走去，好似两只黑猫。

“我想这并没有绝对的必要。”她说。

沉默。过了一会儿康斯坦西娅说道：“我们明天还得寄那些附通知的信件，因为要赶上锡兰的邮船……。到现在我们收到多少信了？”

“二十三封。”

约瑟芬回复了所有的来信。有二十三次了，每次她写道“我们多么怀念我们亲爱的父亲”，她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只好掏出手帕。在有些信纸上她甚至不得不用一点吸水纸来吸干一滴淡蓝色的眼泪。真怪！她不会是装出来的——可二十三次了呀。甚至现在，当她悲哀地对自己说着“我们多么怀念我们亲爱的父亲”，她也会抹眼泪。只要她愿意哭的话，她就能够流泪。

“邮票够吗？”这是康斯坦西娅在问她。

“哎，我怎么知道？”约瑟芬烦躁地说，“现在问我这个有什么用？”

“我只是问问而已。”康斯坦西娅温和地答道。

又是沉默。传来一阵轻轻的沙沙声，一溜小跑。然后是一跳。

“一只耗子。”康斯坦西娅说。

“不会是耗子，因为那儿没有面包屑。”约瑟芬说。

“但它并不知道没有面包屑。”康斯坦西娅回答说。

一阵怜悯揪住了她的心口。可怜的小东西！她真希望自己在梳妆台上留下了一小片饼干。想到它什么也找不着可真难受。它怎么办呢？

“我不能想象它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她慢慢地说着。

“谁？”约瑟芬问道。

康斯坦西娅回答的声音大得出乎她自己的意料：“耗子。”

约瑟芬来火了。“哎呀，你胡说些什么呀，康！”她说，“耗子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你睡着了不成。”

“我想我没睡着。”康斯坦西娅说。她闭上了眼睛，想要确信她刚才是睡着了。

约瑟芬则弓起脊背，蹣起双膝，双手合拢放在耳朵下，然后把面颊深深地埋进枕头里。

二

另一个使事情复杂化的插曲是父亲死后她们留下了安德鲁斯护士和她们一块儿待上一周。这是她们自己的过错，是她们要她留下的。是约瑟芬的主意。那天早晨——确切地说，是父亲的最后一个早晨，医生走后，约瑟芬对康斯坦西娅说：“如果我们请安德鲁斯护士作为我们的客人在这儿住上一星期，你说是不是更好些？”

“不错，”康斯坦西娅说。

“我想，”约瑟芬很快地说下去，“今天下午付给她钱后我就对她说：‘安德鲁斯护士，在你帮了我们那么些忙之后，如果你能作为我们的客人留下来住上一周，我妹妹和我将会十分高兴。我一定要把作为客人这一点提出来，否则——’”

“噢，可她不能指望再拿报酬！”康斯坦西娅叫道。

“这就不得而知了。”约瑟芬精明地说。

安德鲁斯护士听到这个建议当然乐不可支。但这确实是个麻烦。这意味着她们每餐都得正经八板地按时入坐用餐。如果仅是她们两人，随便在什么地方她们都可以叫一下凯特，问问她能不能把食物用托盘给她们端过去。现在既然这话好不容易已经说出了口，那么一日三餐则毋宁说是在受罪了。

对待黄油，安德鲁斯护士的态度简直可怕。她们不禁感到至

少就黄油而言，她是利用了她们的好心肠。她总是再要一点点面包来擦盘中剩下的黄油，又总是在塞满最后一口时，心不在焉地——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儿——再拿一点儿，这习惯真把人气疯了。这种情况发生时，约瑟芬满脸通红，两只像珠子般小而亮的眼睛紧盯着桌布，好像在看一只小小的、怪怪的虫子正穿过桌布爬上桌来。而康斯坦西娅的长脸则直发白，她挂着绷得紧紧的面孔，眼睛注视着远处——直到沙漠的尽头，骆驼的队伍就像一根毛线似地从线团上慢慢散开……

“当我和突柯斯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安德鲁斯护士说着，满口乡音，“她有个盛黄油的小巧玩意儿，在玻璃盘边上立着一个银制的丘比特，手中拿着一把小叉子。你想要黄油时，只要按一下丘比特的脚，他就弯下腰来叉一块给你，真有趣儿。”

约瑟芬简直忍耐不住。但她说的也仅此一句：“我想那些东西太奢侈了。”

“那又有什么呢？”安德鲁斯护士一边问，一边从眼镜片后面看着她，眉飞色舞地。“当然，吃多少拿多少，会多拿吗？”

“打铃叫凯特，康，”约瑟芬叫道，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年轻的凯特活像个自命不凡的公主。她进来看看这两只老雌猫又想要什么。她抓起那些仿造名牌的盘子，啪地一声扔下了一块白色的、受惊的牛奶冻。

“请拿点果酱来，凯特。”约瑟芬和言软语地说。

凯特蹲下身子，嘭地撞开食品柜。她打开果酱罐盖，看见里面已是空的，她把空罐放在桌上就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我看，”过了一会儿安德鲁斯护士说，“里面已没有果酱了。”

“唉，真烦人！”约瑟芬说。她咬着嘴唇：“我们该怎么办呢？”

康斯坦西娅看上去左右为难。“我们不能再麻烦凯特了，”她轻声地说。

安德鲁斯护士微笑着看着她俩，等待着。她的眼睛转来转去，从眼镜片后窥视着一切。康斯坦西娅在绝望中眼睛又追向她的骆驼。约瑟芬深锁双眉——注意力高度集中。如果不是这个蠢女人，她和康没有果酱也已吃了牛奶冻。突然，一个念头闪了出来。

“我有办法了，”她说，“橘子酱。食品柜里有橘子酱。康，你去拿一下。”

“我希望，”安德鲁斯护士笑着说——她的笑声就像调羹在玻璃药杯中搅动碰撞的声音——“我希望那橘子酱不很苦吧。”

三

然而毕竟那是短暂的，现在安德鲁斯护士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并且也不能抹煞她曾经待父亲很好这一事实。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日夜服侍他。事实上康斯坦西娅和约瑟芬私下里觉得她在最后的时刻守着父亲寸步不离也实在是太过份了。当她们进去和父亲诀别时，安德鲁斯护士始终坐在他的床边，握住他的手腕，装模作样地看着表。这没有必要嘛。实在做得太露。也许父亲想要说什么——说些只能对她俩说的话呢。他没说出来。唉，比那还糟！他躺在那儿，脸色紫红，一种暗暗的、愤怒的紫红色，当她们进去的时候，甚至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她们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却突然睁开了一只眼睛。噢，如果他睁开两只眼睛，那

一切将会多么不同啊！她们记忆中的他会不一样，向人们谈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但是他没有睁开两只眼睛——仅仅睁开了一只。它瞪着她们看了一会儿就——就闭上了。

四

父亲去世的那天下午，圣·约翰教堂的法罗里斯先生前来拜访，这又一次让她们陷入窘境。

他一开口就是：“我相信最后的时刻是很安宁的吧？”他边说边穿过黑暗的客厅向她们走来。

“是很安宁，”约瑟芬细声说。她俩耷拉着脑袋，内心都在说，那只眼睛一点儿也不安宁。

“您请坐，”约瑟芬说。

“谢谢你，平纳小姐，”法罗里斯先生感激地说。他撩起衣服后摆，开始往父亲的扶手椅上坐下去，但他触着椅子就一跳而起，顺势滑进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他咳了几声。约瑟芬十指交叉握紧了双手；康斯坦西娅看来茫然不知所措。

“我来是要告诉你，平纳小姐，”法罗里斯先生说：“还有你，康斯坦西娅小姐，我想帮帮你们的忙。如果你们愿意，就让我来帮助你们，现在正是时候。”法罗里斯先生非常坦率地、充满诚意地说着。“正是上帝要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非常感谢你，法罗里斯先生，”约瑟芬和康斯坦西娅说道。

“不用谢，”法罗里斯先生温文尔雅地说。他把手指伸进羊皮

手套，身子往前探了探。“如果你们谁愿意举行一次圣餐礼，只要告诉我一声。你们哪一个或是你们俩都行，就在这儿，现在也行。一次小小的圣餐仪式总是很有益的，——一种巨大的安慰。”他亲切地补充道。

可是一想到一次小型的圣餐仪式就把她们吓坏了。什么！在客厅里，就她们自己，没有——没有祭坛或任何别的！钢琴会太高了，康斯坦西娅想着，法罗里斯先生是不可能拿着圣餐杯靠在钢琴上的。约瑟芬心想，凯特肯定会冲进来打断他们。假如进行到一半时门铃响了怎么办？或许会有什么重要人物前来吊唁，她们到底是恭敬地站起身来迎出去，还是得坐着等待……在煎熬中等待？

“如果你们以后想要举行的话，可以让好凯特送张便条过来。”法罗里斯先生说。

“噢，是的，太谢谢您了！”她俩同声应道。

法罗里斯先生站起来，从圆桌上拿起他的黑草帽。

“关于葬礼，”他轻声说道，“作为你们亲爱的父亲的老朋友，作为你们，平纳小姐——和康斯坦西娅小姐的老朋友，我可以去安排吗？”

“我希望葬礼简单些，”约瑟芬坚定地说，“不要太铺张。同时，我宁愿——”

“要优质耐久，”神情恍惚的康斯坦西娅想，好像约瑟芬正在买一件睡衣。当然约瑟芬没有那样说。她神情紧张地说：“一个符合我们父亲身份的葬礼。”

“我马上去找我们的好朋友奈特先生，”法罗里斯先生安慰她们说，“我一定请他过来看望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他待人热